

止庵

序跋

有的
我的写作 如果要我在诗人、教师、市场上

叫卖的商人和智者之间挑拣的话，我是宁肯听听智者说的。或者说这里的意思太悲观了罢，不错，是很悲观，但这是对什么悲观呢？智者怀疑的只是人类的精神迷茫而已。人类给自己的打击够多了的，从什么样的打击中都能挺过来，正所谓是「生生不息」。又何在乎这一点怀疑的话语呢？什么时候起人类脆弱到只能听好话了呢？把智者的怀疑看作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免是太夸张了。如果说智者有所怀疑的话，他首先是对自己说的话的效力表示怀疑，否则他就不能算是智者。谁也不会看了《第十二夜》回来就把自己吊死，倒是陷在一坏的婚姻一里不能自拔的人比比皆是。智者是知道了在绝对意义上

他想说的。此外我们也不能批评他是止于怀疑。如果止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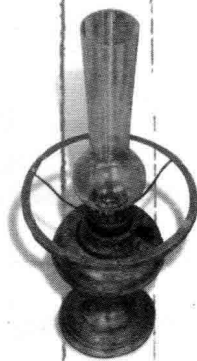
他的怀疑了。怀疑的对面是肯定；我们说了，智者怀疑的是人类的迷

肯定的就是与迷茫相反的东西，只是他不开药方而只提启示。

另一种迷茫的萌芽。觉得前人说过。古吴轩出版社的付



止庵序跋



古吳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 王稼句主编.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7

ISBN 7-80574-813-6

I. 书… II. 王… III. 序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048 号

责任编辑: 王 放

装帧设计: 周 晨

书人文丛序跋小系·止庵序跋

主 编: 王稼句

●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33679

- 印 刷: 苏州九方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 × 1230 mm 1/32
- 印 张: 4.75
-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1-3000 册
- 书 号: ISBN 7-80574-813-6/G·212
- 定 价: 144.00 元 (8 册)

001 • 序

005 • 《如逝如歌》后记

006 • 《樗下随笔》序

009 • 《樗下随笔》后记

013 • 《如面谈》序

017 • 《如面谈》后记

020 • 《俯仰集》序

024 • 《俯仰集》后记

031 • 《樗下读庄》序

039 • 《六丑笔记》序

043 • 《六丑笔记》后记

046 • 《画廊故事》小引

050 • 《画廊故事》后记

065 • 《史实与神话》后记

070 • 《插花地册子》序

074 • 《插花地册子》后记

084 • 《老子演义》序

102 • 《不守法的使者》后记

104 • 《苦雨斋识小》序

108 • 《苦雨斋识小》后记

112 • 《沽酌集》序

115 • 《沽酌集》后记

- 116 • 《向隅编》序
- 119 • 《向隅编》后记
- 122 • 《怀沙集》题记
- 123 • 《传奇人物图赞》小引
- 127 • 《罔两编》序
- 131 • 《罔两编》后记

- 141 • 跋

序

起念编这集子时，我还不无兴致；待到汇总一看，原来稍有分量的，不过两三篇罢了，其他说实话写不写两可。——因想起来，惜乎书名为体例所限，必得是“某某序跋”；不然另起题目，就叫《两可集》好了。盖当初写不写两可，如今出不出亦是两可也。

至于把这些东西归在一起，我也不敢断言就有多大意思。十几年来无非读书作文，未必有所进步；要想由此看出“生命轨迹”之类，恐怕也是徒劳。譬如对散文的意见，现在想的与从前在《樗下随笔》后记中所谈，说来并无区别。虽然后来写的文章，较之从前也许反倒由“淡”趋“浓”，由“疏”转“密”了。这似乎更坐实了“眼高手低”一说。其实径将《樗下随笔》后记移作此集之序，亦无不可。回过头去看为几本随笔集写的序跋，除解题的话外，其余议论均可互相调换。

这么说话未免有点儿泄气；但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讲。文章变化不大，自然并非虚言；假若真有进境，乃在写作之前。我想这对读者，对自己，都是负责任之举。前些时读尤瑟纳尔著《哈德良回忆录》，卷末所附创作笔记有云：“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四十岁之前，你可能对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将千差万别的人分隔开来的广阔的自然疆界之存在认识

不足,或者相反,有可能过于看重简单的行政划分、海关或军事哨所。”所论甚得我心。尽管自己写的玩意儿不能与她的巨著相比,“年过四十”的时限因而不妨稍稍前移;然而未曾在特别幼稚时动笔,至今仍引为幸事。

此集所收序跋,限于自家著述,编校的书则不在此列。我写的书,大致可以分为“集”与“书”两类。相对而言,以后一类较为着力,就中《樗下读庄》、《老子演义》二种,尤其如此。此外想写的题目还有几个,譬如关于《论语》、唐诗,都想做些研究工作。来日方长,足堪消磨。——这里提到“研究”,或有自夸之嫌;不外乎读书笔记,只是自成片段而已。以上无论是“集”是“书”,一总皆为读书之作。我是一个普通读者,读什么书纯粹出于自愿;偶尔发点议论,也是因为确有心得。虽然著之于文,未必有甚价值;然而我自忖也干不出比这更有价值的事儿了。

话说至此,想起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无奈自己读书经年,尚且不能达此境界。然则他说“会意”,显然不是不“解”;“会意”与“甚解”界限何在,或许惟有此老才能省得。我辈才疏学浅,还是用功要紧。不然不是自找借口,就是为陶公所骗了。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



← 我的父亲。照片的背面有他的笔迹：“给L：沙，四八、八月香港。”L即我的母亲。一九四八年父亲二十六岁。

↓ 父亲，一九五零年冬在北京天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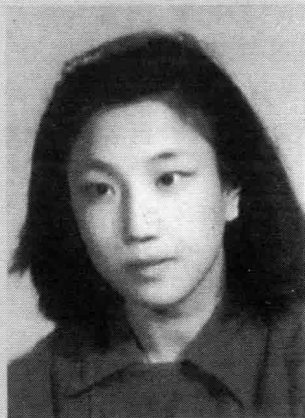




← 我的母亲，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北京西颐年三十号北屋廊下。抱着的是我的姐姐。那年母亲二十八岁，姐姐四个月。

← 母亲，一九五一年在北京。

↓ 母亲，一九七零年夏在北京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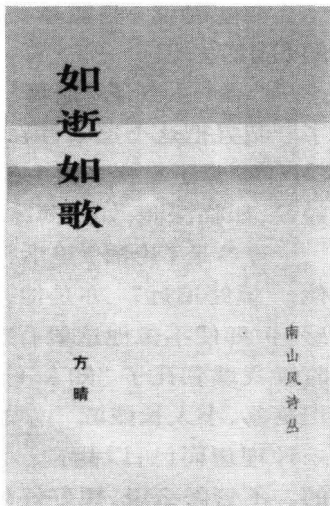
《如逝如歌》后记

一九八七年开始写《如逝如歌》，历六载方才完成。趁这次印行出来的机会，回过头去把此前十来年里写的诗选编一下，十几存一，作一小册附在后面，庶几可见我现在写诗的来路。取名《拣还集》，是弃而复取之意也。

我起初写诗可以说得自家学，读的诗多为唐人的山水绝句，后来渐渐有点变化。写《如逝如歌》时，对李贺和贾岛略下过工夫。新诗后来最喜欢鲁迅的《野草》。外国诗的译本也读些，如圣-琼·佩斯和埃利蒂斯等。也曾有幸得到前辈的指点，特别是已故廖若影、沙蕾两先生，分别在旧诗与新诗方面多有教诲，他们都是纯粹的诗人，我是难以忘怀的。

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现在我倒似乎可以说：一个人谈了他能谈的事情之后就应当沉默。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樗下随笔》序

前些时读《骆驼草》杂志影印合订本，有一篇署名惠敏的《闲话》，说：

“一个人到了‘遗嘱’的资格，我们真可以恭敬的一领教了。我且把这个遗嘱抄在下面：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参是《论语》里活得最谨慎的人，“吾日三省吾身”是他，“慎终追远”亦是他，难怪大限将近时有松了一口气之感。但即使不像他这般有意跟自己过意不去，又将如何呢。有时候我读到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些话，不知怎么总有些怀疑这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以我自己涉世的体会，好像事实恰恰相反似的。不管怎么说，想好好活过一辈子真够沉重，真够不容易，所以曾点言志道出：“莫春时，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遂说：“吾与点也。”这实在是对艰难人生的一种调剂，朱光潜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这个意思罢。

周作人《夜读抄·小引》云：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

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胸中而已。”

我读了此段文字颇有感触，伯宜公的一点梦想有如烛火之于长夜，弥足珍贵。当然可以由此进到旷远澹泊一路，但那也还是一种“艺术化”。如周氏为《古槐梦遇》作序所记：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颛顼，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颛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颛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昔人有言，“黄连





树下弹琴”，如今我在臭椿树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在这树下住了多少年了，也别无感想。后来读《庄子·逍遥游》，有一段话谈及此树：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我们寻常人大约也只及得惠子的境界，若夫庄子则真正了得，一棵人人讨厌的臭椿也能说得那么美，以致不才如我平庸的起居也与“彷徨”、“逍遥”联系在了一起，我在樗下所写的平庸的小文章竟也显得（至少是自以为是）有点意思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樗下随笔》后记

编这随笔集时我总在想的一个词是“眼高手低”。不是客气,但也与通常的解释有所不同:“手低”,出自自家之手的東西确实不行;“眼高”却说的是这些年我所看的差不多都是最好的文章。我有志于文(大范围的文,小说与诗均在內)整整二十年了,关注散文随笔其实并不很久。《三字经》云:“苏老泉,二十七。”说的是学犹未晚,但多少也给求学定了一个时限,在我则比这还晚点儿呢。此真可谓少壮不努力了,不过也许却是正好,过了抒情的年龄再事文章,有如孔子之沐浴而朝也。那年我从大量读周作人入手,寻流讨源,旁及左右,乃至海外,由此大致得见整个现代散文的脉络。倒也不是说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家,两年前编《周作人晚期散文选》,在编后记中写过一段话云:

“从文学史上看,周作人散文大概主要是作为对从唐宋八大家到清朝桐城派这一路正统文学的反动而出现的。直截了当地说,韩柳之辈怎么写,他就不怎么写;他别从先秦、南北朝、晚明的散文,英国近代的小品文和日本的随笔受到启发。”

这里最重要的还是非正统这个意思;可以自信地讲,我读文章乃是走了一条正路。中国文章向来是非正统的写得好,就文章本身讲即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那些正统文章说是

载道其实往往是不讲理，中了这个毒就坏了，而且难以从中脱身。不妨举一个例：周濂溪那篇《爱莲说》总是家喻户晓了罢，里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两句大概算是所谓警句，其实我们想想看，凡生在水中的植物如菱、慈姑、睡莲、水葫芦等开花哪个不是“出淤泥而不染”，干吗非拿来说荷花，至于“濯清涟而不妖”就更玄虚了。说来这乃是事先领了个观念强加给这荷花的，但除了这两句，此文于荷花亦未告诉我们什么别的。这类文章后来就太多了。我们再从《知堂乙酉文编·风的话》里抄一节看：

“古诗有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这萧萧的声音我却是欢喜，在北京所听的风声中要算是最好的。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白杨，或者严格的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廿五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前者是常青树，冬天看了也好看，后者每年落叶，到得春季长出成千万的碧绿大叶，整天的在摇动着，书本上说他无风自摇，其实也有微风，不过别的树叶子尚未吹动，白杨叶柄特别细，所以就颤动起来了。戊寅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省悟，又为白杨所骗了。戊寅春初饼斋下世，以后不复有深夜谈天的事，但白杨的风声还是照旧可听，从窗里望见一大片的绿叶也觉得很好看。”

这里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是那么实实在在，人情阅历又尽在其中，相比之下，“出淤泥而不染”云云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也。文章一不实在，便没得根，这就叫做“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但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味玩性情而轻视思想，其实正相

反。一九三二年钱锺书在《新月》第四卷第四期发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是对周作人同名著作的评论,其中有一节云:

“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记得钱牧斋《初学集》里有为他作的状或碑铭。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过了三年多,周作人作《〈梅花草堂笔谈〉等》提及此事:

“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

所以更重要的还是思想。风雅或文学与思想,周氏尝比之于瓜子和粮食,盖瓜子虽好却不可以当饭吃也。或许此类说法乃至我的引述均不免要被讥为老派,但是我写文章总是心里有意思要讲出来,若那种今人所谓“状态散文”我是不愿意多写的。



也还可以在这里略说一下我对于文章的理想。文章自有高下之分,心中有意思还要完整准确地表达在纸上,孔子说是“辞达而已矣”,这便是技巧之所在了。我不喜欢“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这类话,因为很容易被误解成“无技巧是最高技巧”,就像嘲讽“死读书、读死书”的结果却是不读书一样。理想的文章大概可用“老”、“淡”、“拙”、“疏”这么几个字来概括。老是成熟洞达,沧桑,汰尽青春气;淡是发乎情止乎无情,含蓄,有意味,不夸饰浮躁,不咄咄逼人;拙是天然朴讷,大智若愚,有安排但不露痕迹;疏是写得丰腴,舒展绵延,会用闲笔、会“断”——不要起承转合。或者说你讲了这么多,自己做到了哪一样呢,恐怕一样也没有罢,“手低”,不是已经坦白了么。说实话,我始终觉得我的文章并不是非写不可的;既然写了,而且还要继续写,那么就该有一个怎么写好的理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在我则还且得活呢。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